琴台客聚
潘國森

《嘆五更》毫不遜色於《琵琶行》

《嘆五更》第五段轉「闌珊韻」：

四更明月過雕欄；人在花前怨影單。相思最怕撩人眼；薄情一去無回還。對景令人思自嘆；妝台變做望夫山。睹物思人情已冷；寒衾獨抱聽更殘。奴奴家住芙蓉澗；我郎家住荔枝灣。隔水相逢迷望眼；寫書容易寄書難。

當中的欄、單、還、山、殘、灣、難都押平聲韻，眼、嘆、冷、澗、眼都押仄聲韻。「還」字還有「旋」音，但日常廣府話口語已不常用，但是在粵曲卻有。當「還」字要押「圓圈韻」時，就要唱成「旋」。

這裏的「望夫山」，當不是香港沙田的名勝「望夫石」，全國各地多有望夫石，背後的民間故事當與香港的那個大同小異。何惠群解元公或未曾到過沙田（舊稱禾輋）吧？芙蓉澗可能在廣州附近某個不甚出名的地方，即使唱詞中所講實有所據，但是到了百餘年後的今天恐怕亦難找到原址。荔枝灣則是大名鼎鼎，今天廣州市荔灣區即以其命名。廣州美食「荔灣艇仔粥」即是舊日小艇穿梭於荔枝灣一帶「娛樂場所」花艇之間販賣的小食。何惠群解元公曾否是此中常客？

這「寫書容易寄書難」實在是上佳之句！那可愛可恨的「風流杜牧」因何「薄情一去無回還」？兩家在芙蓉澗與荔枝灣之間「隔水相逢」，咫尺天涯，會不會是受了父兄嚴加管束而不得自由之故？歌者寧願相信是這樣而不是郎君忘情了！

末段轉「農工韻」：

五更明月過牆東；倚遍欄杆十二重。衣薄難堪花露重；玉樓人怯五更風。化成一對雙飛鳳；會向瑤台月下逢。無端驚破鴛鴦夢；海幢鐘接海珠鐘。睡起懶梳愁萬種；一輪紅日照簾櫳。

當中東、重（十二重、重複的重）、風、逢、鐘、櫳都押平聲韻；重（花露重，輕重的重）、鳳、夢、種都押仄聲韻。

當中第六句直接移用李白《清平調》三首之一：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月下逢。」

海幢寺在今日廣州市海珠區，是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海幢鐘即指寺內的鐘，海珠鐘該是泛指區內其他地方的鐘了。歌者嘆到了五更，既感寒意，亦有睡意，最喜入夢去做個「雙飛鳳」的美妙甜夢。忽然廣州地區的晨鐘接連響起，便「無端驚破鴛鴦夢」了！何其殘忍？

「倚欄」本來是很普通的行為，不過背後有深層意象。登樓倚欄杆遠眺，必是思念故人，卻無法外出去尋覓見面，對方也不知何時到來。倚遍了十二重亦無作用。范仲淹《蘇幕遮．懷舊》有佳句謂「明月樓高休獨倚」，「小范老子」沒有明言倚什麼，當然是「倚欄」了。

中國傳統詩歌韻文，本來都是可以唱的。李白寫了《清平調》，唐玄宗立刻命李龜年譜曲。當代能唱的詩歌韻文，在我們廣東粵曲粵劇仍有。

筆者認為何惠群這首《嘆五更》，可與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並駕齊驅而毫不遜色。

優質的「粵語文學」從來都在，不勞今時今日香港這一票不讀古詩、不讀古文的白面書生「野叟獻曝」罷！

何惠群《嘆五更》之三（完）

人生憑闌處
童心

肥仔軼事

肥仔的家在姑媽家隔壁，姑媽是他的契媽。小學時，位於白田邨的姑媽家是我暑假裏最常去的地方，挨挨擠擠的邨屋下面有大公園和小遊樂場，同齡的小朋友也多，諸如躲貓貓之類的遊戲，能有足夠的人參加。

那時候的肥仔，是標準的「童星」，大眼睛，臉上一點點嬰兒肥恰到好處，笑起來有兩個漂亮的酒窩。TVB有一年找他在電視劇裏客串過。玩遊戲時，我最喜歡同他一組，因為他從來不會因為我的不夠靈活和偶爾失誤埋怨我。他常常掛在嘴邊的話是：「總有下一次呀。」而有兩個女孩子，和我們年紀差不多，嘴巴就犀利得很，躲貓貓時如果跟她們一組，不小心輸掉了，她倆會怨氣沖天，然後異口同聲地指責：「咁衰！」有一次，在肥仔的托舉下，我成功地藏到了一棵碩大的樹上，而他自己來不及爬到樹上，就努力地踡縮到樹後，很快就暴露了。那兩個女生哈哈地嘲諷：「你咁肥仔，好蠢喔。」我很生氣，衝上去想和她們理論，肥仔一把拽住我：「算啦，總有下一次，本來就是玩，爭吵這些沒意思的。媽咪知道，會不高興的。」

大概也就是從那之後，「肥仔」的綽號就傳開了。我問姑媽，肥仔為什麼年少但不氣盛。姑媽顯然也不知道答案，只是看了我一眼，若有所思地說：「好脾氣的人啊，運氣都不會太壞。」肥仔是遺腹子，四個月時，他剛剛在母親的腹中睡穩，父親就在一次為朋友出頭的「講數」中不幸傷重不治。姑媽說起這一段往事，總是會嘆氣：「可能是物極必反，喏，肥仔的性格多安靜！」不過，在我聽來，就是另一種味道：肥仔的骨子裏還是像他的父親，仗義且寬厚。

肥仔運氣也的確比較好——升中學時，本來，依他的成績，跨區讀名校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，但還是試着申請了般咸道上的一間百年名校。面試時，校長恰巧經過，一眼就認出了他這個曾經拍過電視的童星。於是，我和肥仔中學同窗六載。他竟然開始一邊長個子，一邊肥壯起來，成了名副其實的「肥仔」。畢業前，學校推薦他去英國深造，他竟然一口拒絕，理由是要留在香港照顧阿媽和契媽。

大學畢業，我做了老師，他放着銀行的工作機會不要，去考了警隊。我揶揄他：「你咁肥，遇到壞人你點追。」肥仔逆天地告訴我，減肥是多麼容易的事。結果就是在警察學院畢業時，他的肥壯只剩下了精悍健壯。姑媽上了年紀，記性開始變差。前些天，她問我：「肥仔那麼安靜的，怎麼就做了警察？」「好脾氣的人，做什麼都不錯。」我一邊答着，一邊想到這個夏天剛剛升為總督察的肥仔來。

心窗常開
潘金英

月缺月圓，死病感懷

電視上出現各式月餅廣告，中秋近了。

但悲苦新聞多，久候通關無消息，疫情新波又降臨。未表演卻遭橫禍，舞蹈員被天降電子熒幕砸中走近死門關；天妒英才，才華煥發古天農突然辭世；我至親良人，中秋生日的他竟中了風……死病消息如鉛塊壓心頭，何以遣愁懷？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……」大節在憂傷中將臨，倍盼闔家團聚……

人生禍變難料，良人突然中風半身不遂，怎得過節歡宴，同思慶賀祝壽？以後要面對的歲月，怕艱難壓力大！病者及照顧者，該怎樣在日夜悲苦中驅動自己積極前行？該如何樂觀應對每天的疲倦時光？

中風後他肢體麻木了，變得不聽使喚易受傷，鼓勵之詞永不嫌多，受病煎熬睡不安，而親兒在遠方，唯以視頻電話慰藉思念的心，仍無法排解中風之痛苦！命運開玩笑？

躁煩不安的情緒，充斥着迎節及慶生的日子；摯友把相集USB放在大熒幕播放，他躺臥床上，也看到過去和親人歡聚的賀壽過節相片，何用傷感添欷歔？

痛苦是生命的本質，人遭逢巨變受重創，總也要抬頭振作，樂觀面對！

回味往事精彩，肯定自我曾充實活過，誰能否定他從前的貢獻佳績？戎馬半生地竭誠工作，時刻為謹守職責重任奮不顧身，沙士戰役，威武抗暴，英雄一世的存檔記錄有大量功績，誰可抹殺？是以良人多摯友，常來探望、鼓舞他振作，努力康復。

珍貴友情在相集中呈現，中秋聚餐慶生情景，快樂面容及美意祝福，熱鬧畫面定格凝聚了溫馨時刻！人感慨被命運愚弄，唯隨遇而安；感悟仁愛多助力；中風路難行，難得的是有伴同行！風雨同路見真心，面對蹇運，且想那些反抗命運的鬥士如霍金，踏浪迎戰！人生多變，順逆有遇，縱未能月滿抱窗前，當知彎月清如水，也有美景良辰！

人走過青蔥歲月，走過年壯的活力澎湃；但過去的努力往績，可在青春消逝時回味，老病了仍可回顧前瞻！不為過去風光嘆息，快活留力在餘生，中秋慶生，活得愜意。過去可緬懷，人勿怕老病，勿追悔一己得失，努力守護健康，知足常樂過日辰！

前路難，能行好，就可貴！我把「難，能，可貴！」4個字刻在我們腦海，祝福彼此心中反覆解讀，自強不息！

◆月有陰晴圓缺。 作者供圖

翠袖乾坤
余似心

香港劏房戶之苦

每屆新政府就職，香港人普遍都寄予一個新希望：祈求新政府能多推土地建屋，讓香港人不用捱貴樓價和租金，有較寬敞的居住環境，基層也不用遙遙無期地輪候公屋。今天，相信大家仍在懷着這期望，但願不久可以夢想成真。

感覺香港人的住房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了。我有好幾位朋友最近都因各種緣由，先後入住劏房，有在鬧市商業區的，也有在工廈的，香港人居住難的情況已到了不可坐視不理的程度。

當中有住新界的朋友因上班交通問題搬到市區，但租金太貴，只能在舊區租了一間劏房，百多呎大小，有廁所及一個僅容一人站立的廚房。前往探望，發覺全幢舊樓通通改裝為劏房，間隔相若，衣物都在走廊晾乾。據該區的地產表示，區內劏房多不勝數，而且甚受歡迎，因為相對租金較便宜，常甫推出就租出了。所謂較便宜是付出的金額，大家都知道呎價較豪宅更貴。

有位年輕人在港島商業區上班，租了一間較好的劏房。業主買來多個單位，裝修精美，家電都現代化，百多呎地方需上萬元月租。

另一位青年朋友，因家庭和經濟問題，搬到工廈劏房去住，由於是違法的，不能煮食，只能暗地度日。他說：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住在工廈，除了便宜，還因樓頂高、地方廣……相信政府也知道工廈問題，但入住的人數太多了，其實這也解決了部分年輕人對住屋的需要。」

據資料顯示，香港的陸地面積約有1,114平方公里，僅四分一的土地被利用，其餘四分三仍保留較自然面貌，大部分劃為郊野公園等地。有估計只要釋放3%郊野地，足可建屋30萬滿足100萬人居住需求。其實美國的郊野公園用地僅佔一成。香港樓價是全球最貴的，居住問題已成為很多港人的痛苦根源，年輕人看不到安居的希望，多少人屈居斗室？大家知道為何我們要這麼多荒郊野嶺嗎？這些郊野公園又對香港有什麼建樹？祈求住屋問題能早日解決！

網人網事
狸美美

天上的餡餅不往地上掉

小狸最近在減肥，忌口成了日常。作為虔誠的「拜科學教」一員，小狸自然走的是「健康減肥」路線，因此所謂忌口，並不是少吃，而是有意識地適當追求eat clean（淨食，即少吃精加工食品以及糖類等）。

對食物有要求的結果就是，導致YouTube這個會「讀心術」的「間諜」開始不停推送美食類視頻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，動輒一條幾千萬的播放量，「美食博主」這個職業，靠吃就能賺錢，真的是「天上掉餡餅」？

說起來，國人是真的愛吃。歷史就不盤了，隨手舉個「小栗子」：以2019年至2020年的數據為例，全球YouTube粉絲Top100榜單中，45%都是音樂博主。而YouTube粉絲量最多的十大中文博主中，豪佔半壁江山的是美食博主——5人，其中4人更包攬了「十大」的前四名。他們個個都收入不菲，其中排名當年第一的李子柒，據估算僅靠視頻流量的年收入就可能接近500萬美金。

但，「能靠吃賺錢」和「你能靠吃賺錢」，是一回事嗎？

目前，美食類自媒體主要分為三大流派：製作類、探店類以及吃播類。製作類主要教怎麼做菜，有些還是原創食譜，通常主打文藝範或家居風，目測對視頻製作水平和博主勤奮程度要求較高；探店類，即是測評一家店或一種食品是否好吃，這類視頻對博主的專業素養和錢包深度有要求——能講出「這道菜具體妙在哪又為什麼妙」肯定比只會說「真好吃」要能留得住粉絲，而雖然「蒼蠅館子」也很香，但畢竟「米三」（米芝蓮三星）的摘星之旅更吸引人；至於吃播，顧名思義，是直播或播出吃東西的過程，相較於前兩個流派，吃播相對更另類，爭議性也更大，這類視頻的博主要求有天賦——要麼天生能吃，要麼具有卓越的觀眾緣，要麼特別會「嘮嗑」，要麼「不怕死」。

展開說說「不怕死」。如今一提吃播，人人想到的都是「大胃王」，但其實吃播界原本還有一個派別是正常進食——就是正正常常吃個飯，邊吃邊聊個小天兒，就像生活中的朋友一樣。初衷挺好，但抗不過科學——研究證明，很多人看吃播是為了「代償心理」，即「我不敢吃的你來吃，看你吃完我也滿足了」。這也正是為什麼很多人看吃播並不是為了開胃，而恰恰是為了減肥。也因此，具有減壓、成癮特性的重口味的垃圾食品逐漸成了每個吃播up主的日常，而且分量越來越大——因為觀眾就要看這個。但畢竟天生大胃王是極少數，很多肉體凡胎的普通博主面對一卷再卷，最後只能要麼假吃、要麼催吐、要麼靠獵奇另闢賽道、要麼心一橫拚了命硬上，也就真的有人把命拚上過。

於是，理一理就會發現，「靠吃就賺錢」的夢幻工作背後，仍然是專業、素養、勤奮和把握機遇的能力在支撐，天上的餡餅並不會掉下來，天上的餡餅就是在天上，必須要一步步靠實力和努力衝上雲霄才吃得到。

百家廊
若荷

父親有張戎裝照

夏日，艷陽灼人，不出門，一個人躲在房間整理照片，在一本泛黃的相冊裏，發現一張父親年輕時拍的照片，這是父親從軍時期拍攝的，已經有幾十年了，相冊上面布滿了陳跡，散發出一股樟腦味兒。照片上共有4人，穿着相同的軍裝，那麼年輕，那麼英俊，臉龐上既有年輕戰士的稚氣，也有軍人特有的剛強。在十幾年的戎馬生涯裏，父親穿軍裝的照片僅存一張，無論是持槍跨馬還是行軍打仗，能夠記錄父親曾經是位軍人的只有這張照片。

父親曾指着照片告訴我，每一位戰友的名字，時間久了大家又都不聯繫，可父親對照片上的每個人都記憶猶新，往事在父親的記憶裏牢牢存儲，彷彿父親將這些記憶關了一道門，一旦門打開，那些與之有關的故事就一個個流淌出來了，父親總是一邊講一邊感慨，很珍惜那在戰火中考驗和積累下來的戰友情。

17歲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正是人生的花季雨季，把這個年齡放在現在的孩子身上，也許正在父母面前叛逆着，而在我的父親那一代，為了保家衛國，已經在槍林彈雨裏穿行了。長長的壕溝他鑽過，疾風暴雨中他走過，單槍匹馬與敵人周旋他有過。最愛聽父親講這樣的一個故事：在一次執行任務的過程中，他們小隊和敵人遭遇了。不能和敵人硬拚硬打，只好一邊打，一邊與敵人周旋。最後隨身帶的乾糧沒有了，3天糧米未進，餓極了就在山溪裏找水喝，從未動過農田裏老百姓種的糧食和蔬菜。每每聽父親講完，我都會感到心靈的震撼。我曾好奇地問父親，你們為什麼不吃老百姓的菜？父親說，再餓也不能動呀，心裏想的是必須遵守部隊的紀律。好多年過去了，父親和戰友忍着飢餓運送物資的故事，一直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。就像我們書本裏歌頌的英雄人物故事那樣，我也彷彿看到年輕時的父親，穿着軍裝，手握鋼槍，迎着永遠不落的朝陽，昂首挺立的模樣，對父親的敬愛之心油然而生，感覺父親是那樣高大。

有時候我的確是非常驕傲的，我驕傲的是因為我有這樣一個值得我去愛戴的父親。每次打開家裏的舊相冊，我都纏着父親給我講故事。後來長大了，父親這個親身經歷過的故事卻再也沒有給我們講過，尤其是父親病重後，每當打開舊時的照片，父親都選擇了沉默，他已記不準確照片上戰友的名字，也不願再去回憶，回憶年輕時的自己，直到他老人家去世。

父親轉業後，把他所遵循的鐵的紀律帶到新的崗位，工作中從不以職務之便徇私舞弊。父親於己是這樣做的，於人也是這樣要求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參加工作，臨行時有人送給我一塊布料，父親讓母親收下，而背地裏卻讓母親悄悄把錢送了過去。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，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，不以工作之便沾公家一分一毫，成為我們為人處事的原則。

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，因為有了父親的教導，才使我們懂得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，人生的快樂，亦不是簡單地將擁有金錢與追求幸福等同起來，而是有所付出，有所創造，有所奉獻。也許父親並不知道，也不在意，將來的他們，會得到人們怎樣的讚美。他只是這樣教育兒女，希望我們擁有高尚的品格，成為一個靈魂乾淨的人。

有一件事記憶猶新。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後，山東臨沂因處在一條地震斷裂帶上，被列入防震範圍，根據防震經險，大家開始用各種材料搭地震棚，我家自然也準備搭一個。父親從市場買來幾領蓆子、草苫，選擇中間最開闊的地方搭地震棚。大家從沒見過用蓆子搭的地震棚，都十分好奇，前來圍觀，原本冷清的大院裏熱鬧起來，不但沒有防震的緊張、凝重的氣氛，還有着空前的團結、溫馨的氛圍。那天，留在大院裏的幾位年輕人看到父親搭地震棚，都過來幫忙。就在一個個固定捆綁的框架完成工序，父親用鉗子剪斷最後幾根鐵絲的時候，一把沉重的鉗子從父親安放的枝椏高處滑落下來，重重地砸在他的腳面，鮮血頓時流了出來。父親的眉毛跳動了一下，瞬間兩道濃眉擰在了一起，可不一會兒，眉宇間就平靜得不露任何痕跡。大家都向父親圍聚過來，母親聽到我們的驚呼也趕忙過來，可是大家都束手無策，手上沒有能夠幫助包紮的東西，直到有人叫來附近醫院裏的護士，這才帶着藥箱過來幫父親包紮。父親的腳受傷後並沒有走，而是忍着傷痛繼續搭棚。他們用了兩天的時間，把兩大間相互關聯、又間隔開來的地震棚搭了起來。搭好的地震棚並沒有給我們居住，而是被父親安排給在公社上班留宿的人員用，成為臨時防震指揮部。而父親自己又買來幾捆麥秸、蓆子、麻繩，帶着我們用麻繩將麥秸編織了十幾個苫子，選了個角落在上面圍起一個容納全家人居住的「團瓢」。

夏日，我家樓下的小花園裏蜀葵花繁花似錦，這是父親生前最喜歡種的花。鄰居說，她要把這花做成電子相冊發在朋友圈，我很想看到一片蜀葵花的花園是什麼模樣，父親如果還活着，他老人家也會期待的。那麼，我也做一份電子相冊吧，相冊的第一張，應該放上父親的戎裝照。保存了多年的照片，此刻終於不再只為了珍藏，而是為了不能再遺忘。望着父親親切的面龐，我默默地想。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，父親曾經的教誨，我永遠都不會忘。

信而有征
劉征

新派的張愛玲

新派的張愛玲憤世嫉俗，對一切的一切不必看上一眼就了然於胸。必須要罵！像個內行一樣一扎就出血。但是這樣的張愛玲是最懷念傳統的。民國已經沒有人磕頭了，逢年過節，張愛玲願意磕幾個，覺得這是一件不應當被廢除的禮儀。就像她喜歡京劇裏的一舉手一投足，雖然瑣碎，但一板一眼，屬於文明來的。既然是文明，那總好過粗俗吧？張愛玲於是就抱着這樣的無奈，心不甘情不願地活着。

她的怨恨離不開這些傳統。離開了這熟悉的一切，她就得面對空白，沒有牢騷可發。現在，這些現有的生活雖討厭，可至少她還熟稔。這讓她口裏的怨恨有了底氣，幾乎完全是出於本能，就可以拿捏住分寸。仗着自己心裏面已經有了一個全局，誰該當是什麼樣的醜態，要用同情還是諷刺的詞，她都知道。因為打從一開始，當她準備寫作的時候，她腦子裏早就有一副眾生相。這是她從小看到大的。不管什麼外在，只要一看到，她便會在心裏冷哼一聲：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你跟我玩什麼聊齋啊？」這句話雖粗俗，用於描寫張愛玲的內心，那是再合適不過了。因為她未看到，只聽說；未聽說，只推測，就已經八九不離十。

她寫的那些個小說，劇情固然都不一樣，可角色的命運對應什麼樣的性格，配上什麼樣的評論，她都知道。亂不得，亂了就言不由衷。因為她畢竟是在寫她自己的生活。我想，暗地裏，新派的張愛玲是相信命運的。連同她自己算在內，她所捕捉到的人，遇上再大的變故，性情都不變。在這亂世裏，他們都委屈求全地活着。

所以，張愛玲的小說是中國清末民國男女的眾生相。但又不止於此，她是按照一種永恒的性別來塑造兩性關係。男人都傳統，他們食古不化。要是稍微不那麼傳統的，又輕佻好色得甚至稱不上是一個男人。除了這兩種，張愛玲的眼裏就沒有別人了。因為男人作為一個異性，她完全站在一個女人的立場上來打量他們。而她只關注錢和性感。錢是傳統的，性感卻不負責任。但若這兩個都沒有，男人還有什麼？

張愛玲的女人也只兩種，一種薄命的，對應着老太爺的那些舊式大太太，自怨自艾地獨守着大太太的名分。一種細膩（工於心計？）而貪財的，是她自己。要是還有別的女人，就都是她的敵人。她討厭她們，就像她討厭自己。說到底，張愛玲是把一切的女人都當成推己及人的樣子在描述。所以，她的小說極真實又和諧。

或者說，張愛玲眼裏的女人都自戀。一個女人總是看不上別的女人，她只想自己發愁和快樂，卻不允許別人也這樣做。既然都是敵人，又是自己，那說出的話就都盡往對方的傷口上戳，尖酸刻薄，還得加倍渲染。

沒有比張愛玲更真的女人，願意把她自己作為女人的小心思都說出來。所以張愛玲筆下的女人比男人來得精彩。因為她是女人嘛！

她自己好像也知道這點。於是，她用着裝風格來形容男人。說男人就像他們穿的衣服，刻板不變，顏色陰沉，活脫脫的制服般的人生。張愛玲心目當中理想的男人要是個色彩學家，五彩斑斕地穿衣服，可其實她又嫌這樣不穩重。而這個張愛玲，讓人愛。就像愛一個立體的女人。有私心、有物慾的貪婪小女人。誰能不愛呢？一份被包裹在華麗當中的真實。